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六年辛巳九月至七年壬午六月

崇德六年九月丙戌

車駕自松山還

是月甲戌朔

太宗以大軍克敵率內外諸王貝勒貝子大臣拜

天行禮畢是夜

太宗夢

太祖令四人捧一玉璽授

太宗

太宗受而覺以語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諸臣奏曰

太祖授

皇上以玉璽乃

上帝授

皇上大統也次日乙亥

命滿洲蒙古八旗俱出馬步兵各百人運紅衣礮往攻松山

命睿郡王多爾衮肅郡王豪格率每牛录兵十名還守盛京辛巳

太宗自松山城西南移至城西北十里駐營壬午鄭親王濟爾哈朗率兵濟濠圍錦州有牛录章京佛洛率從人三名逃往寧遠投明總兵吴三桂部下是日復率前三人及寧遠蒙古十人還乙酉

命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管旗大臣譚泰阿山
葉克舒準塔和洛會瑪喇希巴特瑪等圍守錦州
貝勒多鐸郡王阿達禮貝勒羅洛宏宗室拜音圖
宗室公艾度禮額駙英固爾岱庫魯克達爾漢阿
賴恩格圖伊拜等圍守松山外藩科爾沁部卓哩
克圖親王武克善巴圖魯郡王滿珠什哩等圍守
杏山高橋
車駕於丙戌啟行還

盛京

冬十月辛亥

諭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酌留軍營馬匹

太宗於

回鑾後五日遣內院學士額色赫等齎

敕往諭諸王貝勒等曰錦州松山所濬壕塹可周圍巡視

其城外薪草令我軍收割若科爾沁部巴圖魯郡王下

馬匹疲瘦令擇肥者乘之翼日明松山城內外馬步兵

全出犯我鑲黄旗漢軍汎我軍擊敗之斬首千級

獲礮位五十七甲冑軍械四百餘冬十月甲辰

太宗命鎮國將軍阿拜率滿洲蒙古每旗撥什庫一員每

牛彔下兵二名俱衣綿甲往錦州南乳峯山駐營

丁未

命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尚可喜等率本部將士及懷順

王耿仲明續順公沈志祥所屬將士往錦州駐營

至是遣筆帖式揮達和爾瑆等齎

敕諭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曰爾等圍困錦州松山需用馬匹可察有力之家每牛彔下各留十匹其餘俱令發回

十一月戊寅以歲歉

諭行備荒事例

時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等奏言今歲禾穀未收秋霜早隕恐收穫之時米糧未能豐足價漸騰踊市糶日稀奏請預為籌畫一請嚴沽酒之禁本京及大小城堡計造酒米數每日不暇數百石

停止一年可省米數十萬石一請杜囤積之弊有糧之家或賣或借賣則從市平糶借則從時起息俾得有無相通不許居奇長價一請疏河渠之路東土以遼瀋為肥饒夾河六屯尤為沃壤年久不濬故河壅而水不流雨澤偶多遂致泛溢沿河一帶良田悉委棄矣及時挑修用力不多為益最大即民間夫役亦所樂從一請開納粟之例或論罪之大小限以糧數納贖或無罪平人有急公輸粟

者量加獎録俟秋成豐稔即行停止疏入得
旨所奏俱是我國人民當此饑饉之年著停止沽酒待年
豐仍許沽賣獲罪之人無銀納贖願輸糧者准以時價
折收有餘糧之家願助者許助願賣者許賣又新開河
修濬一事該部俟可以興工之時奏聞
十二月甲寅睿郡王多爾袞等敗明兵於松山
太宗於十一月乙亥
命睿郡王多爾袞貝子洛託公屯齊等駐防錦州肅郡王

豪格公滿達海等駐防松山俱

授以戰守方略行至是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等自軍中奏報松山城内明總督洪承疇以兵六千夜犯我正黄旗護軍騎兵及正黄旗庫魯克達爾漢阿頼營我軍各依汛地沿壕射却之陣斬四百二十四人敵兵退入松山城門閉不得入兩日之間収服二千餘人敵之從杏山宵遁者為我伏兵所殺凡五百七十四人

太宗尋遣啟心郎布丹齎
勅諭駐守諸王貝勒等曰嗣後錦州松山杏山三城人逃
出者十五歲以下准留為奴十六歲以上者勿赦
崇德七年春正月丙子禁與奴僕私貸
太宗諭戸部凡有糧貸人及無糧求貸者許家長互相稱
貸勿得私向奴僕稱貸及私貸與奴僕
二月乙未克松山明總督洪承疇等就擒
圍守松山肅郡王豪格郡王阿達禮貝勒多鐸羅

洛宏等自軍中遣安泰瑚葉等奏報明松山副將夏承德自城内遣人密約我軍於彼守禦之處乘夜竪梯登城彼為内應且以其子夏舒為質於是定約以左右翼雲梯各一在前八旗雲梯各一隨後登梯軍士一一派定十八日夜竪梯於城南面阿山旗下班布里和洛會旗下羅洛科奮勇先登衆繼之我軍廵邏於城上詰朝夏承德部卒别聚一處搜敵兵殺之生擒明總督洪承疇廵撫邱民仰

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遊擊祖大名祖大成

總兵白廣恩之子白良弼等殲其兵道一員副將

十員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官百餘員兵三

千六十三名夏承德部下男婦幼穉共一千八百

六十三人又俘獲婦女幼穉共一千二百四十九

口甲胄弓刀撒袋共一萬五千有奇大小紅衣礮

鳥鎗共三千二百七十三并籍金珠銀兩緞疋衣

服皮張等細數以

聞
太宗諭令將俘獲諸物酌
賜將士一應軍器即於松山城内收貯壬戌歸降副將夏
承德至
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郊迎十五里宴之癸亥以松山既
下凡大凌河各官有凡弟妻子在彼者俱令察出
完聚
諭將明總督洪承疇總兵祖大壽之弟祖大樂解送

盛京誅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三人縱祖

大成還錦州並

諭漢軍大臣石廷柱巴延劉之源金礪曰所獲松山一切

鎗礮火藥礮子可用者用之不堪用者加意收藏不可

散失是日學士羅碩額色赫等奏報明十三站夏百總

率所屬男子一百名及婦女幼穉來歸

三月癸酉武英郡王阿濟格等敗明總兵吳三桂兵

先是二月戊午武英郡王阿濟格自杏山軍營奏

報先遣前鋒將領鄂謨克圖巴圖魯鄂碩等往略寧遠因兵少恐為敵兵阻截續遣護衛及親軍四十人往應路遇鄂謨克圖等俘獲牲畜而返遂與俱歸時明寧遠總兵吳三桂王樸白廣恩遣副將二員率兵六百人尾我後我軍誘而敗之獲甲十九馬六十至是武英郡王阿濟格遣喇色奏報寧遠總兵吳三桂白廣恩及祖大壽之子率兵四千欲窺我營駐於塔山令兵一半前至高橋與我哨

兵相遇拒戰時遣兩翼前鋒兵一從大路一從後
路緝擒嚮導以探敵兵虛實偵知敵兵不戰而退
遂令前鋒兵在前護軍統領二員每旗甲喇章京
二員每牛录護軍一名隨後追至連山殺三十人
生擒百戶一名獲馬三十匹尋遣兵捉生偵信遇出
城採薪者殺三十餘人又明兵五百欲進寧遠我
前鋒將領努山擊敗之斬五十二人獲馬二十九
匹

己卯克錦州明總兵祖大壽降

大軍自上年三月掘濠防戍更番圍困錦州至是年三月明援兵俱絶城内糧盡饑民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乃率衆官出城至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袞軍前叩首乞降先是祖澤遠屢遣人至營言祖澤洪若在欲邀與語王等詰之云祖澤洪與爾言時爾不與言今澤洪已回復與誰語耶越二日其人復來云此言係祖總

兵遣來相告者諸王云祖總兵云何曰祖總兵近聞松山已失若得見祖大樂我即歸順寧遠亦可得也諸王與衆大臣議定遂令來人與祖大樂相見次日又遣三人來云祖總兵問諸王可許與盟誓及有用印移文否果爾即歸順矣諸王怒云昨言見祖大樂即降今日何又出此妄言耶我圍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顧慮乃與爾盟誓予爾欲降則降不降則已誰強爾也遂羈來使二人遣一人

回祖大壽即遣中軍高勲副將祖澤遠復來云昨乃小人妄言非祖總兵言也王若令今日來即今日至明日來則明日至惟王命是聽次日祖大壽遂率衆官詣軍前叩首降王等遣啟心郎額爾克圖議政大臣雅賴奏報祖大壽降後即日率兵入城駐於城上守護城門諸王議取寧遠之策當乘大壽妻子尚未撤回總兵吳三桂尚未更替之時亟行前往遂定議至錦州城内兵約有七千人與

祖大壽同心歸順之官屬兵丁悉留養之其餘或

誅與否謹候

上裁是夜

太宗遣內院學士額色赫等往

諭曰祖大壽部下之人悉與留養其他悉誅之凡在錦州

蒙古人察出處斬杏山塔山兩處可令祖大壽遣人往

說之降并令祖大壽所屬有父母兄弟之人極誠實者

前往寧遠俟有回信來奏其武英郡王之軍可於塔山

西連山大路嚴行堵截一至海邊一至山下立營松山所獲祖大樂祖大成帶往錦州與伊妻子完聚令與祖大壽同處祖大名先曾有旨誅之若未正法從寛宥釋亦令依於大壽處爾等可速往宣諭恐祖大壽屬下之人有誤被誅戮者壬午

太宗復遣筆帖式寗古哩鏗特彰通阿等往

諭曰爾等可傳諭祖大壽諸王因爾相持日久不下欲盡加屠戮不留一人朕深加憫念如將錦州民人盡行誅

戮後將何以招攜懷遠俾大軍一至各來歸順乎因悉將爾部衆留養其在錦州蒙古兵及山海關之兵繼使生全彼亦不肯為我有也且恐不利於爾故悉誅之至關外寧遠等處官員其妻子雖不在錦州者亦留養之

又

諭曰原在錦州人民並商賈人等可悉予保全歸順官兵盡令薙髮其應誅之人可語祖大壽顯正其抗逆之罪然後加誅仍將應誅應留及所俘獲速行開明具奏至

巡城守壕將士不可謂錦州已降遂爾怠忽恐偽降官員變貌易服而逃也寧遠之人有言欲見大壽便歸順者不可輕聽其更番回家兵丁可令暫停俟所獲人口牲畜檢収既畢即令攜來又武英郡王原令駐劄寧遠連山之間朕聞諸王貝勒云在彼處無益宜過寧遠遮截大路屯駐如欲前往時須防敵兵伏有地礮當避路傍山而行若遇敵步兵營不可遽擊必俟彼行動伺便擊之寧遠之人若欲歸順令我軍入城必索城中大員

為質命我軍嚴守城門然後可入不然恐墮其計再令

圍杏山之官員每旗章京一員每牛彔兵二名往助武

英郡王軍丙戌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圖賴賽木布博

貝光泰等自錦州齎冊籍至奏稱所留官員總兵

祖大壽革職總兵祖大弼副將高勲祖澤遠參將

祖澤沛祖澤盛劉志友鄧雲李勝郭朝宗遊擊吳汝

玠王江張成梁祖雲龍都司金應第劉獻忠張文

元唐珍塗世科高應奇守備王文貴潘承德龐一

元崔允升男婦幼稚共三千四百三十八人喇嘛二十六名僧人六十八名又得獲人四千八百九十四名馬牛金銀等物俱載冊內

太宗諭大學士希福剛林等曰汝等可帶大淩河官員往錦州令察認伊等妻子奴僕即給予之將祖大壽官屬兵丁戶口及各家妻子奴僕開明具奏其留下人民編入戶籍仍令在彼居住凡圍錦州章京俱照職加賞陣亡被傷之人亦分別賞恤其餘均分與軍士一切賞賚

之事必與鄭親王脩郡王商酌而行丁亥希福剛林等至錦州將大淩河各官妻子奴僕凡存在錦州者俱察出給與遣寧古哩等還奏錦州民人家財什物遇兵戈之後散棄一空難以居住至祖大壽妻子奴僕及部下官屬兵丁戶口共四千五百八十名所有家貲本欲令夫役護送但輜重未易移運

太宗復遣筆帖式琿達郢談克圖等傳

諭曰編為民戶者既不能在錦州居住當令一的當官員

率領牛莊所屬兵丁從牛莊大路送至蓋州安插若遇運米來接濟之兵其護送人員不可中道輕離俟渡遼河後始可隨意行走朝鮮兵丁回時亦令從此路行其至東京日期當先來報以便遣人迎犒朝鮮運到餘米仍令彼國人看守待庫禮至交收後方可遣回祖大壽等歸順兵丁户口若我國撤回之兵不能攜帶則令彼處種地之滿洲蒙古漢人及喀喇沁每牛彔出堅固牛車一輛令本牛彔下無馬之兵護之以來如不足則令

義州駐防兵量馬多寡運送之如再不足則令撤回之兵馬上均分帶來祖總兵輜重難運之物仍留其家乘暇再取可也伊家口來時遣的當官員護送其至廣寧城日期亦當先報以便遣人往迎各官來時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多鐸謹慎防護不可踈忽己丑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學士額色赫等奏報臣等曾遣人往寧遠祖大壽之子處因城守官員知大壽已降不令入城在城外與之語未竟始末而回又武英郡

王阿濟格過寧遠西離城十里截路下營率本旗

護軍同前鋒兵及外藩蒙古兵往視明寧遠城通

海運糧之水路遇城内兵出擊敗之殺九十餘人

獲馬十三匹

乙酉明遣使乞和

駐守錦州杏山王貝勒等遣啟心郎占巴奏報明

國差總兵一員錦衣衛官一員職方司官一員至

王貝勒軍前欲求講和齎到給其尚書陳新甲敕

諭一道云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輕信者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卿部屢次陳奏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便宜行事遣官宣布取有確信回奏

太宗覽畢

敕諭諸王貝勒曰閱爾等所奏明之筆扎多有不實若謂與我國之書何云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既謂諭陳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寶況扎內並無實欲講和之意乃云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

絡之舊等語此皆藐視我國實無講和之真心然彼雖巧詐朕以實情言之向來啟此兵端原非我國之願因明國不辨是非凌辱我國情實難堪故不得已而起兵耳朕從前屢欲講和而明國不從今明國口稱欲和其真偽不得而知然和好固朕之夙願朕豈有所迫而願和歟朕蒙

皇天眷顧昔時金國所屬盡為我有元裔朝鮮悉入版圖所獲明國官民不啻數百萬恩威遠播所向無敵如此

而猶欲和好者益為百萬生靈惜耳若和事果成何必爭內外大小之名但各君其國互相贈遺通商貿易悉安生業則兩國之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福矣惟是我

朝兵强國富尚且諄諄願和奈明國執滯不通自以為

天之子鄙視他人口出大言不願和好不知

皇天無親有德者受命無德者廢棄從來帝王有一姓相傳永不易位者乎明之君臣慮不及此不願修好致億萬生民死於塗炭者皆明之君臣自掇之耳其罪在彼

朕無與焉朕以實意諭爾等爾等其傳示於彼使明知朕意

乙未分征明兵為兩班

太宗遣內院學士額色赫往錦州杏山

諭王貝勒等曰睿郡王多爾衮肅郡王豪格饒餘貝勒阿巴泰輔國公博和託管旗大臣宗室拜尹圖和洛會武賴伊拜駐守杏山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子洛託尼堪輔國公屯齊滿達海特爾祜管旗大臣公艾度禮葉臣庫魯克達爾漢阿賴恩格圖石廷柱巴延劉之源金礪駐

守塔山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貝勒多鐸羅洛宏貝子博洛輔國公芬古扎喀納杜爾祜和托穆爾祜屯齊喀管旗大臣阿山譚泰葉克舒準塔巴特瑪瑪喇希鄂謨克圖俱著回京仍將滿洲蒙古各旗護軍騎兵前鋒兵分為兩班一令來京一令駐防其駐防者每牛彔護軍四名騎兵十八名此十八名内每牛彔派兵四名每旗派賢能章京一員其次章京一員蒙古旗每牛彔派兵四名每旗派賢能章京一員撥什庫一名駐於錦州其餘騎軍將士左翼駐於杏山右翼

駐於塔山護軍前鋒將士亦駐塔山漢軍將士俱留之候攻取
塔山後察其貧窮者先令回京其餘酌量留駐錦州其恭順
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及續順公沈志祥
官屬兵丁照例更番候用火礮攻塔山畢分左右翼駐於杏
山塔山又令薩木什喀率步兵毀松山城仍收貯火礮
等項周圍築垣掘壕量撥人夫防守然後發步兵回京
再將隨薩木什喀各章京等派入換班之內其朝鮮兵
盡行發回至分撥錦州城內房屋及修理駐蹕之所令

人看守王以下公以上房屋令各自修理餘房分給各
旗居之不得折毁其漢軍及恭順王孔有德等所給房
舍令彼各遣人居守松山城内房舍毋得焚燬亦照旗
分定以備修葺房屋之用
夏四月丁未
勅諭明寧遠總兵吳三桂
太宗遣刑部啟心郎額爾格圖齎
勅諭王貝勒軍營令傳

諭寧遠總兵吳三桂曰朕以大兵圍困松山錦州松山副將夏承德首先納欵故其眷屬及部衆俱加恩留養總督洪承疇亦留養之矣其餘抗命者盡誅惟祖大樂等因係將軍之戚姑留之錦州祖大壽歸命其眷屬部衆俱獲保全此正大將軍趨吉避凶建功立業之秋也將軍果能乘時度勢決意來歸則宏功偉名與迫而後歸之松錦諸臣大相懸絶親屬可以完聚功名可以長保矣否則將軍之全軍已為我所敗印信已為我所奪松

錦陷没坐視而不能救種種罪愆爾主豈肯輕恕耶曩者祖大壽之在錦州也爾主疑之而欲加以罪然終不能者以其族黨勢張且據錦州故耳今將軍以孤立之身負危疑之迹豈能自保無虞況爾國流寇轉熾土宇凋殘傾亡之象將軍已目擊之時勢若此將軍雖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將軍不於此時翻然悔悟決計歸順勞我士馬遲我時日彼時雖降亦不足重矣其詳慮而熟思之並

敕總兵白廣恩等令其開導吳三桂同心協謀舉城歸順
張存仁祖可法裴國珍吳三鳳胡宏先等又遵
旨各遺三桂書白廣恩之子白良弼前在松山被擒並與
其父書
辛亥塔山奏捷
先是錦州既克
太宗敕杏山塔山官民曰朕以大兵圍困松錦曠日持久
克城之日本應盡誅以正抗拒之罪因松山副將夏承

德納欵使我軍得入故獨全其部衆惟不與同謀者殺之錦州祖大壽雖迫而後降亦尚留養其餘未降而死者正復不少爾等毋得效尤迫而後降謂可僥倖全生也若不勞我士馬速來歸命朕當念其歸命之速而優養之倘延遲日久罔識趨避自絶於

天城下之日悉羅誅戮悔無及矣至是內院學士額色赫以攻克塔山捷音至奏言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率右翼將士及兩翼護軍

漢軍載火器至塔山城列紅衣礮於西初八日進攻至
初九日午時城崩二十餘丈我軍悉登遂克其城
城內三營官屬兵丁共七千盡殲之鄭親王濟
爾哈朗復遣和託鍾古等以俘獲塔山人口及金
銀牛馬財貨等物數目奏
聞
太宗仍命和託鍾古等還
諭曰俘獲之物照品賞給陣亡及被傷者効力攻城之章

京等官從優加賞人口其餘散給攻城之兵隨從諸王兵及守營兵勿與再令運米於錦州倶人口牲畜米穀等物料理既畢平其城垣大軍退回高橋一面傍海一面依山横截大路駐營相時而進

乙卯

賞卹朝鮮從征將士

賜朝鮮總兵副將遊擊守備通事等官及被傷陣亡兵丁銀兩有差時朝鮮總兵官金得幹率副將三員遊

擊三員守備十員兵一千從役五百名往杏山助

圍又總兵官牛典儀率領官兵自錦州換班俱

命迎至

東京宴之

甲子杏山奏捷

先是

太宗敕諭杏山守將及軍士等曰松山軍民糧盡副將夏

承德勢窮力竭接引大軍入城故將夏承德同謀歸順

之衆悉加恩養總督洪承疇亦赦而養之錦州自被圍

以來死傷殆盡祖大壽匹馬來歸凡其部衆悉予保全

旋又招撫塔山因其拒命遂以紅衣礮擊而取之夫松

錦二城曠日持久勞我士馬雖窮迫投降尚赦而養之

今爾杏山受困日淺若不勞士馬敕書到日即舉城投

順朕當保撫全城秋毫無犯汝等不特可全身家并當

叙爾獻城之功朕命汝等速降者非攻不能取圍不能

下也十三萬援兵已敗松山錦州塔山三城已克獨此

蕞爾孤城焉有委而棄之之理若朕命速降而不降
後或攻或困城下之日悔無及矣又
命將此敕諭曉示城內軍民再以善言招撫之來降則已
否則聽諸王相機而行至是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侍
衛瞻岱等以杏山捷音至奏言臣等遵奉
敕諭傳示杏山城內其城內各官不降遂於二十一日黎
明移礮於城北攻取近城之臺二十二日於臺前
列紅衣礮擊燬城垣約二十五丈餘我軍將欲登

城城中危急衆官遂開門至營中叩首云我等先欲歸順畏懼軍威所以未降今或殺或宥惟命是聽臣等令將士入城立於城上并撥兵守門其投降官民及所俘獲俟察明具奏越二日籍投降官民及俘獲男婦幼穉駝馬米穀軍械等數奏報

太宗命額色赫瞻岱等往

諭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曰杏山歸順官屬兵丁可俱送來京其餘士民從牛莊路遣發安插盖州先曾諭撥每牛

录騎兵十八名駐防錦州杏山今止撥滿洲蒙古漢軍每牛录兵十名滿洲蒙古領旗大臣各四員隨阿巴泰駐守錦州其餘每牛录八人護送來京户口及往蓋州居住之人量其多寡分撥將士謹慎護送松山塔山二城如折毀既平可令外藩蒙古兵還又杏山城内兵器諸物運至錦州杏山城亦令折毀俟料理既畢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衮等率護軍還京

五月戊寅禁善友邪教

太宗諭禮部曰自古僧以供佛為事道以祀神為事近有善友邪教非僧非道一無所歸實左道也且人生而為善則死亦無罪苟無罪戾何用立善友之名既有罪矣雖為善友何益與其積惡而為善友何若行善之為愈乎語云行善者天降以福善原在心非不食肉之謂也今因康養民李國梁等倡善友邪教合羣結黨私造印劄惑世誣民紊亂綱常凡列名於籍者三百餘人法司俱擬死罪朕加寬宥止誅為首十六人自今以後除僧

道外凡從善友邪教者爾部永行禁止如有不遵禁約或被人首發或經各衙門察出者殺無赦該管各官及本主不行察究者一例治罪

六月辛丑遣明使人還仍報以書

先是鄭親王濟爾哈朗奏言明國遣兵部職方司員外馬紹愉主事朱濟之副將周維墉魯宗孔遊擊王應宗都司朱龍守備喬國棟張祚趙榮祖李國登王有功黄有方天寧寺僧性容及從役九十

九名在寧逺城欲來見

皇上以求和好

太宗遣兵部啓心郎占巴内院官葉成額賫圖等往迎於五月初三日至塔山城初七日偕之來旣至我境占巴葉成額先來奏報十四日當至京城

命大臣迎於二十里外設宴來使行一跪三叩頭禮入城宿於館驛復

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參政阿哈尼堪内院大學士范文

程剛林學士羅碩至館驛宴之如初至是遣還

賜馬紹愉等貂皮白金有差

太宗命大臣送至十五里外設宴餞之仍以

書報明崇禎帝曰向來所以搆兵者蓋因爾明國無故害

我

二祖我

皇考太祖皇帝猶固守邊疆和好如舊乃爾明國反肆憑

陵干預境外之事哈達國汗萬竊踞之地我已征服爾

逼令復還又遣人於葉赫錦台什布揚古處設兵防守以我國已聘之女嫁於蒙古乙卯年爾明國奪我土地擾我耕獲逐我居民燒燬廬舍仍驅令出境所在勒石是以我

皇考太祖皇帝収服附近諸國烏喇布占泰輝發拜音達哩哈達萬之子蒙格布祿所有之地漸次削平於是昭

告

天地親征爾國又平定葉赫錦台什布揚古之地其後每

欲致書修好而爾國不從事漸滋蔓遂至於今此皆貴國先朝君臣事也事屬既往於皇帝何與然從前曲直亦宜辨之今予仍欲修好者非有所迫而然也予纘承
皇考太祖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
天眷祐自東北海濵迄西北海濵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産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鄂諾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蒙古元裔及朝鮮國悉入版圖於是舉朝諸王大臣及外藩諸王等合

辭勸進乃昭告

天地受號稱尊國號大清改元崇德邇來我軍每入爾境輒克城破陣乘勝長驅若圖進取亦復何難然予仍欲和好者特為億兆生靈計耳蓋嗜殺者殃好生者祥感應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各能審度禍福矜全億兆而誠心和好則自茲以後宿怨盡釋尊卑之分又何必較哉古云情通則明情蔽則暗若爾國使來予令面見予國使往爾亦令面見如此則情不壅蔽而和事可久若

自視尊大俾使臣不得面見情詞無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家國之憂矣夫豈拒絕使臣進見遂足以示尊耶至兩國有吉凶大事則當遣使交相慶弔每歲貴國饋黃金萬兩白金百萬兩我國饋人參千斤貂皮千張若我國滿洲蒙古漢人及朝鮮人等有逃叛至貴國者當遣還我國貴國人有逃叛至我國者亦遣還貴國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貴國界以塔山為我國界以連山為適中之地兩國俱於此互市自寧遠雙樹堡土

嶺界北至寧遠北臺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若我國人有越入及貴國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處死或兩國人有乘船捕魚海中往來者爾國自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沿海至黄城島以西為界我國自黄城島以東為界若兩國有越界妄行者亦俱察出處死倘願如書中所言以成和好則我兩人或親誓

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爾速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來予亦遣使齎和書以往若不願和好再弗遣使致書則億

兆死亡之尊於予無與矣於是以書授來使

命章京庫爾禪薩蘇喀等率兵四十人過錦州出我軍偵

探地送來使至連山而還

癸卯禁踐踏田禾

太宗諭大學士范文程剛林學士羅碩等曰昔我

太祖時凡遇行兵巡幸軍士有踐踏田禾者重則射之輕

則鞭之法律嚴明所以重農事也近來諸王貝勒行兵

出獵見有踐踏田禾者亦曽察出定罪否朕前往牧馬

之所見內大臣塔瞻錫翰博琫錫訥布庫鄂齊爾額克沁丹坦墨爾根袍納木僧格等踐踏田禾已奪取其矢交與兵部究治矣至於出兵有功有罪官員應令在京候定功罪若其餘閒散官員即當令其各往本牛录屯莊查勘田土耕墾與否如有棄而未耕者可撥工助之五穀係萬民之命何得兀然閒坐略不介意也范文程等遵

諭集諸王貝勒大臣等於

篤恭殿宣示畢王貝勒奏曰臣等遇有踐踏田禾之人應鞭責者鞭責應罰懲者罰懲不敢踈縱也

甲辰始編漢軍八旗

先是崇德四年分漢軍二旗為四旗至是復編為八旗以祖澤潤劉之源吴守進金礪佟圖賴石廷柱巴延侍衛李國翰八人為管旗大臣祖可法張大猷馬光輝祖澤洪王國光郭朝忠孟喬芳郎紹貞裴國珍佟岱何濟格爾金維城祖澤遠劉仲金

張存仁曹光弼為梅勒章京尋又設牛彔章京

命該部王大臣同漢軍管旗大臣梅勒章京等遴選用之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二

內閣中書臣沈颺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一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七年壬午秋七月至八年癸未八月

崇德七年秋七月己巳朔編錦州松山杏山新降兵民

太宗命以錦州松山杏山新降官屬兵丁分給八旗之缺額者其餘男婦幼穉共二千有奇編發盖州為民又蒙古男婦幼穉共四百二十有五漢人八名分

賜恭順王孔有德男子十名婦女幼稚十六口懷順王耿仲明男子十名婦女幼稚十二口智順王尚可喜男子十名漢人一名婦女幼稚十二口續順公沈志祥男子五名婦女十六口察漢喇嘛男子三名婦女幼稚三口其餘分

賜公以下梅勒章京以上養之

庚午

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

太宗名諸王貝勒貝子公管旗大臣議政大臣等入
清寧宫
諭曰朕觀爾等於國家政事皆不肯身任因循推託專委
之朕似此不勤政事之人
上天豈佑之乎朕訓戒爾等者正恐爾等失為臣之道而
名
天譴也從前有怠於政事而失臣道
上天降罰爾等皆曾見之矣其勤於政事而盡臣道

上天垂佑政舉身榮者獨未之聞乎今征戰之事朕不具論但思爾等每率所屬將士出兵於外其人之賢否必已熟悉何以不據實奏聞若不奏聞朕何由知之

皇考太祖時蘇完扎爾固齊費英東見人之不善必先斥責而後劾之見人之善必先獎勵而後舉之故被劾者無怨言被舉者亦無驕色朕今並未見爾等以善惡實奏似斯人之公直也諸王貝勒大臣等皆叩頭謝罪曰

皇上所責誠是臣等嗣後當仰遵

訓諭盡心國事無敢怠忽
辛未
召宴錦州新附各官
先是五月癸酉
太宗御崇政殿
命陣獲總督洪承疇及總兵祖大壽祖大樂祖大弼副將
夏承德高勛祖澤遠等朝見行禮畢
召入殿内

賜茶

太宗問洪承疇曰朕觀明主宗室被擒置若罔聞至將帥卒兵死戰或陣前被擒或勢窮降服必誅其妻子否則沒入為奴此舊規乎抑新制乎洪承疇奏曰昔無此例今因文臣衆多各陳所見遂至於此

太宗曰今日之文臣固多昔日之文臣豈少耶特因君暗臣蔽故多枉殺似此戮力效死之臣即其身在敵國猶思以財帛贖之況可罪及妻子乎其無辜亦甚矣洪承

疇叩首流涕白

皇上此諭誠至仁之言也

諭畢

賜宴崇政殿復

命八家各宴一次至是

太宗幸牧馬所

名祖大壽以下各官宴之

命與內大臣等較射

賜祖大壽駝三祖大樂駝一翼日

賜祖大壽

御服朝衣嵌東珠紅寶石頂朝帽並祖大弼高勛朝服孔

雀翎鞾韈等物

丙子叙諸王克捷功

太宗御篤恭殿諸王貝勒大臣率百官朝賀

賜大宴叙諸王功晉睿郡王多爾衮肅郡王豪格仍為親

王貝勒多鐸為郡王

賜鄭親王濟爾哈朗及王貝勒大臣等鞍馬蟒緞有差尋
命輔國公博和託屯齊喀扎哈納及大臣葉臣和洛會準塔巴特瑪等率將士往代貝勒阿巴泰等駐防錦州

八月己卯鑄礮於錦州

太宗命梅勒章京馬光輝孟喬芳率劉之源旗下揚名高祖澤潤旗下李茂佟圖賴旗下佟圖蔭石廷柱旗下金玉和吳守進旗下孫德盛金礪旗下柯永盛

巴延旗下高拱極侍衛李國翰旗下楊文魁及鑄
礮牛录章京金世昌王天相等往錦州鑄神威大
將軍礮
癸丑禁逃人發還本主
恭順王孔有德部下人閔有禄於攻松山之役逃
入錦州及攻克外城時閔有禄自呼其名辱詈其
主
太宗諭曰朕以閔有禄原為恭順王孔有德擕至之人故

令仍歸其部下令總兵官祖大壽奏言不惟此一人即各官家下多係本國逃人若仍歸原主恐十分中所存不過二三其言甚然嗣後凡有人在錦州松山杏山官民家下者俱令與本主斷絶不必發還

九月癸酉

諭諸王貝勒恩養所屬

太宗諭諸王貝勒貝子公等曰朕觀爾等養育新附滿洲蒙古漢人當朕申飭時尚稍知加意過此即便遺忘如

是則新附之人何以為生乎嗣後當各盡心力恩養所屬誠能恩養即為勤勞國政之人朕心實嘉慰焉毋止圖一家富足已也

冬十月辛亥征明

先是領漢軍大臣佟圖賴祖澤潤祖可法張存仁等奏請因天時順人事大軍直取北京控斷山海

闕

太宗諭曰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仆

朕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即克山海關今明國精兵已盡我軍四圍縱略彼國勢日衰我兵力日强嗣後北京可得矣至是

命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統將士征明

諭之曰朕非好窮兵黷武也因不忍生靈罹害屢欲與明修好而彼國君臣執迷不悟是以命爾等往征爾等入明境毋任意妄殺毋奪人衣服毋離人妻子毋焚燬財

物毋暴殄米穀曩者兵臨山東有因索財物而嚴刑拷逼者非我國仁義之師也爾等宜傳諭各旗引以為戒至於錦州新附蒙古索倫等令其從軍役使伊等如有俘獲勿得搜取令其攜歸其力不能攜者仍助之倘爾等令其空返或以貧苦來訴朕必將爾等所有與之壬子

上親送至郊

諭曰爾等勿以我軍强盛自弛防範古云驕敵者敗其敬

慎戒備以行我國領兵大臣於行間勇士多不肯以其所長上聞如此則勇戰之士何以激勸我軍至明彼或遣使求和爾等即應之曰我等奉命來征惟君命是聽他無可言爾如有言其向我君言之必吾君諭令班師方可退兵如遇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我國來征亦正在此以善言撫諭之申戒士卒勿悞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

諭畢以奉命大將軍印授阿巴泰阿巴泰跪受行三跪九

叩禮舉礮三大軍遂行是日遣前鋒將領羅碩侍衛瑚沙隨征明左翼軍前鋒將領錫特庫瑚禮布隨右翼軍約入長城後即先還報消息比還羅碩瑚沙奏言左翼軍前進地濶路平便於行兵兩旗並行沿途擒殺敵哨卒七十三人獲馬三十三匹十一月辛未從界嶺口毀邊牆而入有明大同兵二千五百人往守山海關我軍將入長城即來拒戰我護軍及騎兵兩路擊敗之獲馬四百三十三

匹錫特庫瑚禮布奏言右翼軍前進地隘路險俱單騎而行未入長城時擒明偵卒問之言距黃崖口四十里有石城關甚隘木柵三層兩層用石團砌內有大礮四位步兵五十人三處伏藏地雷又距二十里有雁門關用石築砌內有大礮四位步兵一百人兩處伏藏地雷遂遣前鋒兵同漢軍每旗兵五名護軍四十名乘夜毀關取其地雷守關敵兵不及施礮俱為我軍所戮甲戌至黃崖口將

入長城時輔國公芬古管旗大臣譚泰葉克舒等定議兩路夾攻邊口遂遣滿洲蒙古每旗護軍二十名每牛彔騎兵二名外藩科爾沁敖漢柰曼烏喇特阿嚕科爾沁巴林喀喇沁等部兵三百五十名令蒙古管旗大臣瑪喇希署梅勒章京事卦喇率領從右山路而登奪其邊口追擊山城敵兵至山下進克其城左翼令梅勒章京和托率護軍四十名先往登城署章京阿爾海棄梯不用率本旗

數人於護軍未至之前先至城下次第畢登兩翼
軍既克長城斬守備一員城内兵俱潰走乙亥聞
薊州各鄉民俱竄入山中遣兵往取糧米牲畜執
其人問之言鎮守薊州總兵白騰蛟聞左翼兵入
邊遂率馬兵三百步兵七百前往桃林關去薊州
城内止有叅將三員招募新兵二千俱不堪戰遂
於丙子日我軍自黄崖口向薊州進發途次精選
將士令前鋒居前次護軍次騎兵分為三隊前往

薊州城東園之仍告以總兵白騰蛟已率兵奔往桃林令聞我軍從此路入必復回薊州若相遇即迎擊之是日我軍將抵薊州總兵白騰蛟率本部馬兵在前馬蘭峪總兵白廣恩率馬兵三千步兵三千在後果奔回薊州與我軍遇擊敗之生擒參將一員陣斬遊擊三員獲馬六百三十六匹

丙辰誅明間諜蕭大漢

智順王尚可喜屬下崔國泰擒獲奸細蕭大漢大

學士希福范文程鞫之稱明監軍道周法祖遣來勸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並懷順王長子耿繼茂及周法祖子慶兒四人潛逭歸明各有書一函懷順王屬下逃人張國柱亦有書四函與懷順王及其弟張國樓等

太宗命以書付恭順王懷順王觀之蕭大漢伏誅崔國泰給賞如例

丁巳大赦

凡重辟及械繫人犯令集

大清門外悉予寬釋

命啟心郎索尼宣

諭曰爾等衆犯有罪應死者亦有應責應罰者朕今俱釋

爾罪自兹以後其各改過自新毋再干國典

己未

命豫郡王多鐸等赴寧遠邊界制明援兵

太宗以奉命大將軍阿巴泰等將士將入明邊

命豫郡王多鐸郡王阿達禮率兵赴寧遠邊外立營制明

援兵且令捉生

諭曰爾等至錦州駐防處擇我軍之馬匹肥壯者盡數攜帶於寧遠迤西山僻處設伏選精兵有肥壯馬匹者百餘騎由大路夜行至寧遠北設伏黎明即向寧遠迤西大路捉生或得或否即令歸大營倘敵人窺我捉生兵少來襲爾等可力拒之若敵兵知有伏不肯出戰爾等即令軍士往寧遠西山縱略牲畜爾等自打草灘大路

而去自廣寧迤北而還

諭畢並齎

敕諭明寧遠總兵吳三桂及祖大壽與三桂書往

太宗於十一月甲戌獵於勒克多鐸等遣人自軍營連次

奏報臣等遵

上指示汛地我軍從寧遠西大路而入因途次曠遠未遇

敵人後於寧遠北三路駐劄遣人往略斬四人生

擒百有二人獲牲畜百六十餘又明寧遠總兵吳

三桂率馬步兵出戰我軍擊敗其騎卒獲馬七十二甲胄弓刀等百二十餘又蒙古星南察漢阿哈泰三台吉自明前屯衛率男婦幼穉二百八十九人馬一百四十二牛四頭來降

甲子

命親王郡王等會議部務

都察院叅政祖可法張存仁理事官雷興奏言

皇上天縱神武德被遐方以仁心愛萬民以仁政治宇內

凡養兵恤民無不周摯舉國臣民不勝懽忭近見

政務紛繁動勞

睿慮各旗六部諸大臣虛設何裨凡心勞則氣動更顧

皇上清心定志一切細務付部臣分理至軍國大事方許

奏

聞況大業垂成外國來歸正

聖心慰悅之時亦可稍輟憂勞以上答

天心下慰衆望疏入

太宗曰朕親理萬幾非好勞也因部臣不能分理是用躬自裁斷今後可令鄭親王睿親王肅親王武英郡王會議完結於是遣范文程等宣

諭諸王諸王奏曰

皇上命臣等斷理諸務敢不欽承但何項事應行奏請伏候

聖裁酌定則諸務庶可辦理

太宗曰未來之事何能預定各部事務須盡心料理有不

能決斷者會同諸王貝勒議結如會議仍不能結方許
奏聞諸王每日黎明齊集有事則奏無事回各衙門辦
事倘有當議事務候旨齊集是月喀爾喀部碩雷下巴
特瑪率男婦幼穉攜馬五十匹來降
閏十一月己未定圍獵誤射處分
凡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若誤射王等罰銀三千兩
予被射之王誤射貝勒等罰銀二千兩予被射之
貝勒誤射貝子與公等罰銀千兩予被射之貝子

公誤射者仍拘禁三日如誤射之箭離獸太遠及不應射而射者另行議罪其以下之人若誤向王貝勒發矢或中王貝勒之身或因射獸已中而誤中王貝勒之身不論受傷與否均論死若誤射王貝勒所乘馬匹鞭一百貫耳鼻仍罰贖若誤射貝子公而傷重者論死輕者鞭一百貫耳鼻籍其家若射中獸復中貝子公之身未至於傷者鞭一百貫耳鼻罰贖誤中所乘馬匹鞭一百監禁三日又

誤向王貝勒發矢矢落於五丈之內者鞭五十如王貝勒貝子公等誤射以下之人拘禁三日視被射之人受傷輕重照陣傷減一等給銀若被射至死者除償身價外仍罰銀二百兩給死者之家傷未至死者除照常傷給銀外仍罰銀一百兩給被傷之人若中其身而無傷痕者罰銀五十兩給被射之人如王貝勒貝子公等誤射以下之人所乘馬匹馬未死坐以應得之罪至死除償馬外仍坐

以應得之罪

十二月丁卯獵于葉赫

太宗率親王郡王貝子公文武諸臣出懷遠門獵于葉赫

丙子

車駕至章泥口獵畢還營

召諸王貝子公等

賜宴自親王以下內大臣以上各

賜馬一匹丁丑行獵至開庫爾

聖躬違和諸王貝子大臣奏請罷獵還京

太宗諭曰朕躬偶爾違和豈可使如許從獵軍士一無所獲而返耶爾諸王貝子大臣等率之行獵可也于是仍

獵于呼昆布克灘地及還獵于噶哈嶺時

皇九子甫五歲射中一麅衆皆稱異是月喀爾喀部達喇

吴巴三察下和碩泰攜其妻子二十二人馬四十四匹來降

崇德八年春正月辛亥征松阿里江之呼爾哈部師

還

先是崇德七年九月

太宗命沙爾琥達珠瑪喇率將士往征松阿里江之呼爾哈部閏十一月沙爾琥達等遣人還奏喀爾喀木遮克特庫塔圖庫福提希鄂爾琿斡齊奇庫巴察拉額提奇薩里尼葉爾伯十屯人民俱已招降于月之初十日自松阿里江旋師至是還

命禮部官迎宴入城計獲男婦幼稚一千六百十九人牲

畜六百三十有奇

命給新獲男婦衣服房屋及所用器皿分補各旗人丁缺額者叙功

賜沙爾琥達珠瑪喇等各緞布有差

二月丙寅增設禮部蒙古理事官

以禮部未設蒙古章京

命每旗增設禮部蒙古理事官副理事官各一員是日喀爾喀部達喇吴巴三察下托克推達魯噶率男子

九人及其婦女幼穉三十四口攜駝馬九十餘來
歸
三月丙申遣官往
諭朝鮮
太宗遣户部啟心郎布丹内院學士楊方興等齎
敕諭朝鮮國王李倧及其臣民曰朕自三田渡招服爾等
王及臣民皆保全身家得受恩養非為一時之計也一
則欲爾等感戴朕恩奕世不忘一則欲垂功德於萬世

耳後爾等違旨出邊盜採人參肆行射獵潛與漢人貿易又遣僧多克坡往來明國傳書餽送間諜紛紛不止遇明人船至故縱不行捕獲前約發舟師遲延日月違期不至汛地種種背盟負恩皆因主弱臣强所致王果執法而行孰敢如此倡亂王若行法而奸臣容有作亂者朕豈置而不問乎且爾朝鮮先曾事遼及金强遂轉而事金後復事元至明强爾祖又轉而事明後倭侵爾境明曾發兵退之爾謂明之有恩者以此朕亦知之然

皆已往之事當已未歳明將杜松劉綎四路分兵侵我
爾國遂助兵來戰彼時我國豈有怨於爾使爾能勝肯
如朕之保全恩養容留至今耶爾之報明於此盡矣朕
之再舉伐爾者乃問爾助明之罪豈似爾興無名之師
乎朕不念舊惡復加寛宥令爾國王以及臣民復得安
居樂業皆朕之恩也當思共甘苦同休戚更宜戮力疆
埸以圖報稱豈可頓忘朕恩耶此盖爾不識天時以明
為必不亡故不肯與絶耳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

以言之彼流冦內訌土賊蠭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壽之兵并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援兵耳今皆敗亡已盡即有新兵亦僅可充數安能助戰明之將卒豈但不能抵禦我師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賄朝臣詐為已功朝臣專尚奸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朕恵養爾等實欲悉予保全不使一人失業乃爾等不自圖安屢起亂端夫見亂

而不以法正之恐愈滋亂而長罪也故爾國大臣崔鳴吉與明通謀金聲黑尼誤國助惡則執而囚之至於高調文舍木歳等八人入明之登州寧遠等地往來交通又入島貿易今已斬首其餘交通明國貿易餽送之罪咸與赦除自諭之後再有與明貿易私通往來漢人船至不擒獲者必治以法不貸並

諭布丹等曰爾等前去親視繕寫傳示彼國八道官民歸時於所經過地方仍以朕旨宣諭居民

五月庚子往明界嶺口捉生將士還

先是遣前鋒統領努山等率將士往明寧遠迤南自中後所捉生比還獲男子四十八名婦女幼穉三十三口牲畜四十餘尋復遣努山率前鋒將領及侍衛四員兵九十名往明界嶺口探征明大軍出邊信息兼令捉生努山等至界嶺口斬明守備一員兵三百餘人獲人口三十四馬一百五十八驢牛共六十又獲我軍逃逸廝役二十四人生擒

明千總一員把總三員以歸以所俘獲分

賜從征將士有差

六月癸酉征明大軍凱旋

大軍自崇德七年十月征明是年五月癸卯奉命

大將軍貝勒阿巴泰内大臣圖爾格遣學士額色

赫等自軍營奏報臣等率大軍直抵明境至兖州

府莫能拒守殲其親王一郡王五及宗室等千人

計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歸順

者六城擊敗敵兵三十九處所獲黄金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緞五萬二千二百三十疋緞衣三萬三千七百二十領皮衣一百一十領貂狐豹等皮五百有竒角千一百六十副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駝馬羸牛驢羊共五十五萬一千三百有竒外有發窖所得銀兩剖為三分以一分給賞將士其衆兵私獲財物無算時

太宗遣大臣庫魯克達爾漢阿賴鄂謨克圖等率將士往

迎至圖爾根地與額色赫等遇遂以所載行糧留

于索諾木杜稜城中止用每牛彔騎兵各一名往

迎已酉復遣梅勒章京阿哈尼堪覺善等率將士

迎之至是阿巴泰圖爾格等班師還至

盛京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武英郡王阿濟格郊

迎三十里

太宗設鹵簿率親王以下各官詣
堂子行禮還
御篤恭殿凱旋各官朝見
賜茶甲戌
賜貝勒阿巴泰銀萬兩輔國公博和託及屯齋喀各二千
兩內大臣圖爾格一千五百兩敘隨征左翼滿洲
蒙古漢軍十二旗功各
賜銀兩緞疋有差以右翼十二旗大臣不候衆軍先出邊

口停其賞賚

己卯

諭飭出征諸王俘獲不均

太宗諭諸王貝勒貝子公等曰此次出征各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家人獲財物甚多而各旗將士所獲甚少想大臣等各讓其本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多取以致將士少獲聞報歸公之物反行減少耳前武英郡王師師往燕京並睿親王過燕京往山東時歸公財物朕皆賜出征

之王貝勒及各官等即少有所留不過欲給新附之人及窮乏之人以為國家經費之計故皆寄之外帑未嘗多取以私為已有也朕躬行節儉內帑有餘豈慮不敷所用所以詢爾等者非為物之多寡而言乃為理之順逆而言耳爾該管各王貝勒及各旗官員當出兵之日不知如何曉諭家人而不均若此也正紅鑲紅二旗官員開報甚少此二旗前隨睿親王武英郡王出征時所進甚少令復如此且前諭爾等將各屬新舊人等加意

恩養乃聞爾等於近侍護衛頻賜以食至旗下官員守門護軍及新附之人竟不得沾恩養此甚非是試思養官而不養民養賢而不養不肖官雖賢豈能獨立乎以上下相維之理言之必為在下之人所托命而後可為在上之人如無在下之人則統轄者誰役使者誰也朕幸承

天眷以我兵之半往征明國遂能破其關隘克其城池皆因撫綏各國俾傾心歸順勢大力强之所致若止恃舊

日之兵豈能致此乎嗣後爾諸王貝勒貝子公於新舊人等孰愛養有方孰漫不撫恤朕必加詳察其管旗大臣護軍統領及近侍護衛等各宜啟廸其主如新舊人有因不沾恩養自行陳訴者所告果實該管王貝勒皆坐罪若原告係驍騎兵將管旗大臣一例治罪若係護軍將護軍統領一例治罪

乙酉究重役困民罪

太宗幸御馬廠見部臣役遣民夫修治道路不分高下皆

增土培高又前因

盛京居民稠密

敕工部區別散處以弭火災至是

諭諸臣曰國有差徭民力疲敝皆由工部所致如修治道途不過培下就高取其平坦而已乃不論高下概行培築重困民力甚為擾累至於民房稠密之處不即量行折毀布置均勻乃止揭取數椽而置之小民何以安居爾等其究治之於是諸臣勘奏

命坐工部承政薩木什喀叅政裴國珍啟心郎喀木圖以
應得之罪尋以都察院承政公滿達海等奏言時
屆秋禾成熟改造廬舍恐妨收穫且貧民力薄勢
難兼管懇暫停工作俟禾稼登場農功既畢來歲
春和再行修造得
旨所奏是時方收穫改建房屋著即停止其有力之家自
能修葢者聽無力者不必催督俟來春農隙再行修造
己丑

諭兵部定軍律

太宗命大學士希福剛林學士占巴武達禮傳

諭兵部曰凡行軍之際克城多而我兵不損者為上克城多而我兵損者為中至克城少而我兵大損者為下宜罪之

庚寅

諭戸兵二部清察各旗丁口

太宗諭戸兵二部曰各旗所有伊蘇特喀喇車里克部之

閒散蒙古毋得令其隱漏戶部宜清察人丁編入牛录兵部再加察核俱令披甲其現在滿洲旗下察哈爾喀爾喀等部蒙古亦當察其壯丁增減勿令混匿至於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家下閒散蒙古亦編為小旗設護軍校管轄之

秋七月戊戌征黑龍江呼爾哈部師還

先是三月庚戌

命護軍統領阿爾津哈寧阿等率將士往征黑龍江之呼

爾哈部所向克捷攻克博和哩諾爾噶勒都里三處又招降小噶爾達蘇大噶爾達蘇綽庫禪能古勒四處並籍俘獲户口數目自軍中奏報至是還

命將歸順男子一千四十九人按丁披甲編補各旗缺額者其餘俘獲分

賜出征將領

賜阿爾津哈寧阿等貂皮銀兩其從行軍士厮卒及陣亡被傷者分别

賞給銀兩有差

壬寅定王貝勒等失悮朝會處分

命吏部定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凡常朝之期有一次不到者親王罰大牛一郡王罰中牛一貝勒罰中次牛一貝子罰小牛一公等罰大羊一如奏

上命傳集不至者坐以應得之罪若借稱有事怠悮朝會者送法司從重治罪

丙辰定内外王貝勒等相見禮

命禮部定外藩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來朝與在內諸王貝勒貝子公等相見禮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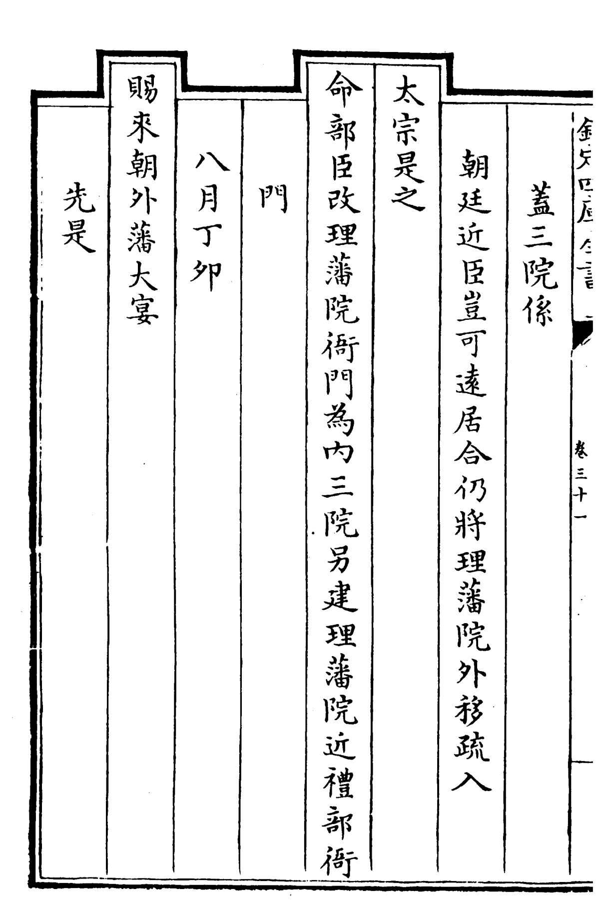
己未改理藩院衙門為內三院

都察院叅政祖可法張存仁等奏言

皇上膺圖御宇撫馭臣民凡禮樂制度昭垂萬世前奉

旨設內三院及臣等衙門相隣不遠立朝侍班諮商政事皆

聖心之所裁定也近聞將內三院衙門移於理藩院之外



蓋三院係
朝廷近臣豈可遠居合仍將理藩院外移疏入
太宗是之
命部臣改理藩院衙門為內三院另建理藩院近禮部衙
門
八月丁卯
賜來朝外藩大宴
先是

太宗以征明克捷於中元節遣官祭告
太廟
福陵並頒
敕宣示朝鮮至是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巴達哩卓哩克
圖親王武克善巴圖魯郡王滿珠什哩額駙奇塔
特畢爾塔噶爾巴雅斯呼朗及棟果爾塞稜郭爾
羅斯部桑噶爾等率衆來朝上表稱賀大宴之
賜巴達哩武克善等銀兩有差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一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二

世祖章皇帝初即位未改元崇德八年癸未八月至順治元年甲申十月

崇德八年八月丁亥

世祖章皇帝嗣位

世祖章皇帝

太宗文皇帝第九子也天縱徇齊昌符協應崇德八年八月庚午

太宗文皇帝龍馭上賓禮親王代善集諸王貝勒貝子公
及文武羣臣定議奉
世祖章皇帝纘承
大位王等共立誓書祭告
郊
廟並議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衮輔理
國政丁亥
世祖章皇帝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順治元年

頒詔大赦

九月丙午以

太宗文皇帝遺詔頒示朝鮮減額貢方物

朝鮮國王李倧以擒獲明國偵探兵船一隻殺八人生擒九人于是月甲午遣使來獻

賜其使臣葉祿等銀兩貂皮視舊例倍之以

敕奬諭國王令將獲船將士量加陞賞仍嚴飭邊吏益加防禦又

諭曰我
皇考恩德崇隆洞悉爾朝鮮疾苦以歲貢方物較多兼之
奉命使臣沿襲漢人定例受餽過厚遺累民人因念民
皆吾民恐致疲困曾將歲貢方物及使臣受餽數目酌
定裁減俟秋頒行朕今仰體
皇考軫恤之仁遵奉
遺詔頒示爾國永為定例并將罪在不赦之崔鳴吉及金
聲黒尼等從寬槩行釋放回籍是月海州河口守將伊

勤慎擒獲明國兵船二隻殺十人生擒四人解送
來京
冬十月丁丑征明寧遠師還
先是九月壬寅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
格統領大軍載紅衣礮及諸火器往征明寧遠瀕
行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八旗大臣等俱詣
堂子行禮復列八纛拜
天畢鳴礮西發甲寅大軍抵中後所乙卯薄暮移軍城北

填平壕塹以雲梯挨牌及紅衣礮急攻之壬辰城
頹敵奔潰遂拔之陣斬遊擊吴良弼都司王國安
等二十餘員及馬步兵四千五百人俘四千餘人
獲駝馬牛羊金銀等物無算復分兵往略前屯衛
中後所等處俘四百人庚申我軍自寧遠進發抵
前屯衛周視戰壘立營柵運挨牌雲梯紅衣礮於
城西攻之冬十月辛酉朔午刻拔其城斬明總兵
李輔明袁尚仁及副將參將三十餘員兵四千餘

級俘獲二千餘人駝馬火器無算護軍將領阿濟
格尼堪布善率軍士至中前所明總兵黃色閭前
屯衛陷棄城遁官兵追襲黃色敗走遂拔中前所
俘獲千餘人并駝馬火器等物至是師還
命貝勒阿巴泰率文武各官出迎詣
堂子行禮謁
陵奠茶酒入城以所俘獲
賜出征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及八旗官員有差

十一月庚子鑄紅衣礮於錦州

令管旗大臣劉之源吳守進金維城曹光弼率將士赴錦州督鑄紅衣礮是月明把總劉自強自石城島來歸令戶部安插蒙古納哈楚賴自寧遠來歸令理藩院安插十二月壬戌明守備孫友白自寧遠來降令給與房屋奴僕器物

順治元年春正月庚寅朔

世祖章皇帝御殿受朝

世祖章皇帝詣
堂予行禮還
御殿受朝賀停筵宴免上表併年例進獻
命禮親王代善勿拜行禮時
世祖顧見喀爾喀部使臣跪拜叅差問侍臣曰此何國人
乃行禮若是奏曰此北方投誠喀爾喀使臣也歲貢駝
馬未嘗有缺因尚未入我版圖是以未嫺禮節耳
衆於是服

上之睿照云朝鮮國王李倧遣陪臣景良弼等表賀元旦

貢方物又於歲貢外獻所獲倭刀等物並附餽攝

政睿親王多爾袞禮物王謂攝政鄭親王濟爾哈

朗及諸大臣曰朝鮮國王因予取江華島時全其

妻子不忍負恩故常以禮物來餽較諸王獨厚向

嘗以此奏聞

先帝

先帝命受則受之今我等輔理國事義無私交且於外國

有餽者受則滋擾不止一朝鮮也此等餽遺永行禁止如何諸王貝勒及議政大臣咸以為然遂定議嗣後凡外國餽送諸王貝勒禮物永行禁止著為令睿親王仍致書朝鮮曉以不受之故

夏四月乙丑

賜攝政睿親王大將軍敕印統軍伐明

先是七年九月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攻克中後所前屯衛山海關附近中前所人皆棄城走本年

三月明寧遠沙河所二城人亦棄城走山海關外地盡為我有隨下令整軍罷儲糧秣馬俟大軍進討大學士范文程上攝政王啟曰迺者有明流氛踞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攜亂於北陲我師變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顧雖天數使然良由我

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祇承

先帝成業夾輔

冲主忠孝格于蒼穹

上帝潛為啟佑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祺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為身家計非為君效死也是則明

之受病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耳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掃除流寇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于好亦未可知儻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為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今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自翕然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軍因以為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

以貽輔翼王於衆論中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當于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為門戸我師往來斯為甚便惟攝政諸王察之

夏四月甲子以出師祭告

太祖高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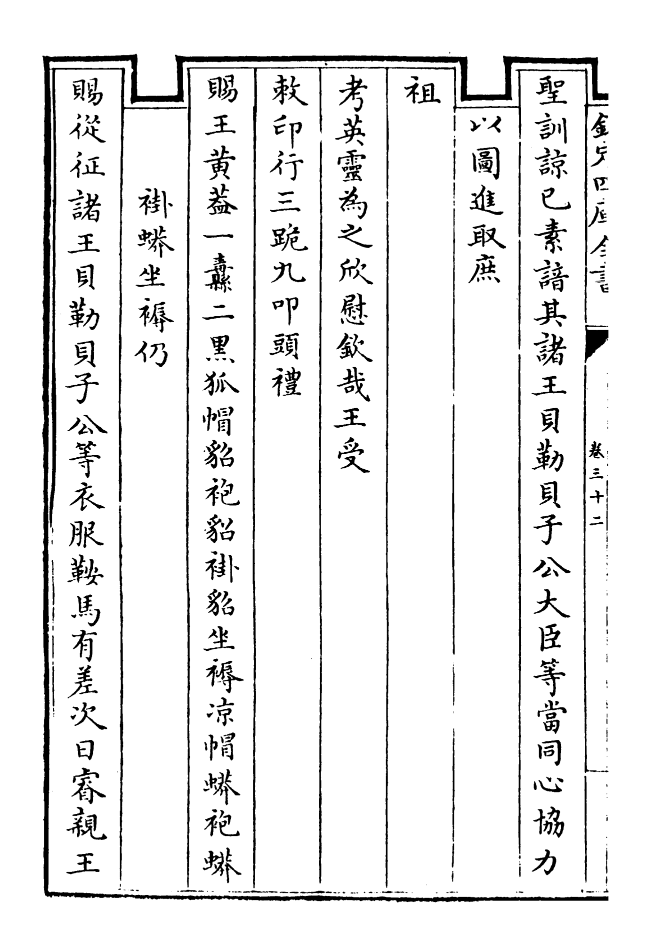
太宗文皇帝乙丑

世祖章皇帝御篤恭殿

賜攝政睿親王多爾衮大將軍印統軍伐明

敕曰我

皇祖肇造丕基
皇考底定宏業重大之任付于藐躬今蒙古朝鮮俱已歸服漢人城郭土地雖漸攻克猶多抗拒當此創業垂統之時征討之舉所關甚重朕年沖幼未能親履戎行特命爾攝政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原用加殊禮錫以御用纛蓋等物特授奉命大將軍印一切賞罰便宜從事至攻取方略爾王欽承
皇考



聖訓諒已素諳其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當同心協力以圖進取庶
祖
考英靈為之欣慰欽哉王受
敕印行三跪九叩頭禮
賜王黃蓋一纛二黑狐帽貂袍貂褂貂坐褥涼帽蟒袍蟒褂蟒坐褥仍
賜從征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衣服鞍馬有差次日睿親王

同豫郡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羅洛宏貝子尼堪博洛輔國公滿達海屯齊喀博和託和託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續順公沈志祥朝鮮世子李𣳾暨八旗大臣詣

堂子奏樂行禮又陳列八纛向

天行禮畢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漢軍及孔有德等兵

聲礮啟行

壬申大軍次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遣使來乞師時

明流冦李自成已陷燕京崇禎帝后俱自經自成
僭稱帝庚午攝政睿親王師次翁後賊首李自成
遣人招吴三桂降三桂不從隨自永平返據山海
關遣副將楊坤遊擊郭雲龍來致書書云三桂初蒙我先帝拔
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
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令我
國以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
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賊逆天
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之衆何能成事奈京城人心
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
僭稱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緑林
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憤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

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藩鎮悉起義兵三桂身受國恩拒守邊境欲興師問罪以快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故特泣血求助竊思我國與

貴朝通好二百餘年今遭此大變

貴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

貴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絶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賊于宮廷示大義于中國則我國之報稱豈有盡耶本應上疏于

貴朝

皇帝但未悉體制不敢輕瀆

聖聰乞王轉

奏 王得書即遣學士占巴來袞往錦州諭漢軍

齋紅衣礮向山海關進發癸酉睿親王師次錫喇塔拉報吴三桂書曰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明國君臣不計國家喪亂軍民死亡曾無一言相答是以我國三次進兵攻略蓋示意於明國官吏軍民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

書深為嘉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尚復懷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用之為相以成霸業今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河山之永矣

己卯大軍入山海關吳三桂迎降賊首李自成敗走

丁丑攝政睿親王軍次連山吳三桂復遣郭雲龍

孫文煥來致書書云接王來書知大軍已至寧遠救民伐暴扶弱除強義聲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實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猶其小也三桂承王諭即發精銳于山海以西要處誘賊速來今賊親率黨羽蟻聚永平一帶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可知矣三桂已悉簡精銳以圖相機勦滅幸王速振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夾攻逆賊可擒京東西可傳檄而定也再仁義之師首重安民所發檄文最宜嚴切更祈令大軍秋毫無犯則民心服而財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王得書

即星夜進發踰寧遠次於沙河戊寅師距山海關十里外賊首李自成率馬步兵二十餘萬挾崇禎帝太子第三子定王第四子及宗室晉王秦王漢

王郡王等并吳三桂父襄與俱來復遣人招三桂
降三桂不從賊遂圍山海關吳三桂哨騎來報賊
已出邊立營睿親王隨命諸王等各率精兵迎擊
遇賊唐通馬兵數百人于一片石我前鋒兵擊敗
之生擒二人還己卯師至山海關吳三桂率衆出
迎王大喜設儀仗吹螺同三桂向
天行禮畢三桂率所屬各官謁王王謂三桂曰爾回可令
爾兵各以白布繫肩為號不然同係漢人以何為

辨恐致誤殺語畢令之先行遂入關時李自成率賊衆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陣以待是日大風揚塵咫尺莫辨我軍對賊布陣不能横列及海睿親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及諸大臣等謂曰爾等毋得越伍躁進此兵不可輕擊須各努力破此則大業成矣我兵可向海對賊陣尾鱗次布列吳三桂兵分列右翼之末號令畢諸軍齊列及進兵令軍士呼噪者再風遂止各對陣奮擊大敗賊衆追殺至

四十里賊首尾不相顧遁走燕京陣獲晉王朱審烜獲駝馬緞幣無算俱給賞隨征將士是日進吳三桂爵為平西王賜玉帶蟒袍貂裘鞍馬玲瓏櫜鞬弓矢等物令山海城內軍人薙髮以馬步兵一萬隸平西王隨睿親王直趨燕京追殺流賊時有明密雲巡撫王則堯降于李自成偽授兵政府尚書自成遣其招降吳三桂三桂羈留弗遣至是送於睿親王誅之

五月己丑大兵定燕京
攝政睿親王自山海關擊敗流冦隨與諸將誓約並諭衆曰此次出師所以除暴救民滅流冦以安天下也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仍曉諭官民示以取殘不殺共享太平之意諭下凡百姓逃竄山谷者莫不大悦各還鄉里薙髮迎降壬午師次撫寧縣知縣侯益光等率民出迎賜袍服仍令供職發倉粟賑民癸

未師次昌黎縣知縣徐可大率民出迎賜袍服戒
諭之仍令供職甲申師次灤州學正孫維寧率民
迎降遂擢為知州戒諭之令發倉粟賑民沿邊各
官來降以行人李丕著為永平道副將張邦謨遊
擊唐志道等俱令照舊供職各賜袍服乙酉師次
開平衛指揮陳任重李培元等率衆來降各賜袍
服丙戌師次玉田縣經歷張彥主簿王家春守備
盧文宇等率衆迎降以家春為豐潤知縣各賜袍

朕丁亥師次公羅店薊州監軍道李永昌豐潤縣副將趙國祚遵化閻住總兵唐鈺副將尤可望守備陳良謨黃家順卜大式千總文三元等率衆降先是移檄沿邊及山陜等處李賊敗衂勢必西遁嘗於各處截殺毋令入城至是李自成焚燬宮闕盡括金銀幣帛載往長安材官常義吳有才唐有功自通州來降具言賊已西遁睿親王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率兵急追之五月戊子朔睿親王師

至通州知州率百姓迎降己丑師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外睿親王進朝陽門老幼焚香跪迎内監以故明鹵簿御輦陳皇城外跪迎路左啓王乘輦王曰予法周公輔
沖主不當乘輦衆叩頭曰周公曾負扆攝國事今宜乘輦王曰予來定天下不可不從衆意令將鹵簿向宫門陳設王儀仗前列奏樂拜
天行三跪九叩頭禮復望

闕行三跪九叩頭禮畢乘輦入武英殿陞座故明衆官俱

拜伏王下令諸將士乘城概不許入民舍百姓安

堵秋毫無犯庚寅睿親王諭兵部曰令

本朝撫定燕京天下罹難軍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

而安全之各處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撫檄文到日

薙髮歸順者地方官各陞一級軍民免其遷徙其

為首文武官員即親齎錢糧冊籍兵馬數目來京

朝見有雖稱歸順而不薙髮者是有狐疑觀望之

意宜核地方遠近定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加恩如過期不至顯屬抗拒定行問罪發兵征勦至朱姓各王歸順者亦不奪其王爵仍加恩養又諭故明内外官民人等曰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職名開報如虛飾假冒者罪之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兵丁願從軍或願歸農者許該管官送至兵部分別留遣凡投誠官吏軍民皆著薙髮衣冠悉遵

本朝制度各官宜痛改故明陋習共砥忠廉毋朘民
自利我
朝臣工不納賄不徇私不修怨違者必置重典凡新
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治以國法不貸辛卯
睿親王諭故明官員耆老兵民曰流賊李自成原
係故明百姓糾集醜類逼陷京城括取諸王公主
駙馬官民財貨酷刑肆虐誠天人共憤法不容誅
者我深用憫傷令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

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除服後

官民俱著遵制薙髮諭下官民大悅皆頌我

朝仁義聲施萬代云

壬寅宣捷告

天

頒示朝鮮蒙古

是月己亥睿親王底定燕京捷音奏至壬寅

世祖章皇帝率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暨諸王貝勒羣臣

拜

天行禮畢

御殿諸王貝勒羣臣上表慶賀以捷音宣示朝鮮及外藩

蒙古乙巳

命學士占巴侍衛巴泰齎

敕諭大將軍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曰朕聞王招降山海關

總兵吳三桂大敗流賊自山海關至燕京沿途城堡歸

順及燕京官民迎降捷音深用嘉悅此皆王運籌有方

諸臣協心戮力之所致也兹遣官往勞王其益殫忠誠

統率臣工佐成大業焉時征黑龍江呼爾哈部之梅勒

章京鄂羅塞臣巴都禮甲喇章京沙爾琥達凱旋

鄂羅塞臣巴都哩出師係上年十二月沙爾琥達出師係本年正月

詔叅政明安達禮往迎宴勞之以所獲人口分隸八旗其餘

賞給出征將士

九月甲辰

世祖章皇帝至燕京

睿親王與諸王貝勒大臣議遷都燕京遣輔國公

屯齊喀博和託管旗大臣和洛會等齎奏迎

駕奏言仰荷

天眷

皇上洪福已克燕京臣再三思維燕京勢踞形勝自古興

王之地今旣蒙

天畀遷都於此以定天下則宅中圖治宇内朝宗無不通

達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錫四方和恒之福

伏祈

皇上熟慮俯納焉七月癸巳

上將遷都燕京遣官祭告

上帝文曰荷

天眷命錫我以故明疆土茲惟俯徇衆請定鼎作京用紹

皇天之休永錫蒸民之慶告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文曰流寇李自成陷明北京崇禎自經隨命

睿親王多爾衮為奉命大將軍統師西征吳三桂

迎降整旅入關自成抗我顏行一戰敗之大兵追

躡撫諭所過州縣直抵北京自成焚明宮闕竄走

大軍追擊至慶都真定兩敗之賊勢益不支鳥獸駭

散河北山東山西郡縣人民聞風歸降接踵恐後

皆我

皇祖

皇考之素志也兹特虔告用慰

在天之靈至燕地為歷代帝王都會諸王朝臣請都其地

欲順衆志遷都于燕以撫

天界之民以建億萬年不拔之業八月丁巳

命正黄旗内大臣和洛會為

盛京總管左翼以鑲黄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統之

右翼以正紅旗梅勒章京碩詹統之每旗滿洲協

領一員章京四員蒙古漢軍章京各一員駐防

盛京又以傅喀納為熊岳城城守官梭木拜為錦州城守官額蒙格為寧遠城守官拜楮喀為鳳凰城城守官烏什塔為興京城守官愛湯阿為義州城守官丹達禮為新城城守官伊勒慎為牛莊城守官青善為岫巖城城守官

東京耀州蓋州海州鞍山廣城俱各設滿洲漢軍章京率兵駐防乙亥

車駕發
盛京九月甲辰至燕京
世祖章皇帝自正陽門入宮
冬十月乙卯朔
世祖章皇帝定鼎京師
頒詔中外大赦
世祖既至燕京攝政睿親王多爾衮故明大學士馮銓等
以入定中原萬方歸化宜登

大寶用慰臣民聯章勸進
允之先期
詔禮官具典禮定
郊
廟之樂章曰平奉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太宗文皇帝神主入

太廟至期
世祖章皇帝親詣
圜丘告祭
天
地祝冊曰
皇天
后土垂鑒無私我
皇祖寵膺

天命肇造東土建立丕基
皇考開國承家恢宏大業臣以藐躬纉有鴻緒值明祚將終盜賊蠭起生靈塗炭中國無主欽承
祖功宗德倚任親賢爰整六師救民水火内外同心徯望來蘇臣工衆庶僉曰景命不可違輿情不可負宜建一統表正萬邦敢不敬承
天眷俯順民心定鼎燕京以綏中國禮畢
御座諸王文武百官行禮大學士剛林奉

寶跪進禮成
上升輦鹵簿前導奏樂進
大清門
御皇極門諸王文武百官奏表行禮
頒正朔於中外越日告祭
太廟
社稷
詔曰我國家受

天眷祐締造東土

皇祖肇興鴻業

皇考式廓前猷遂舉舊邦誕膺新命追朕嗣服越在沖齡

敬念紹庭永綏厥位頃緣賊氛洊熾流禍中原爰是重

屬親賢救民塗炭方馳金鼓旋奏澄清用解倒懸非富

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羣臣暨軍民耆老同心擁戴懇

請再三用是祗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定鼎京師緬維峻命不易創業尤艱況當改革之初
更屬變通之會爰乃準令酌古嘉惠臣民勲賢懿親從
優封賞悉除故明加派諸弊政民間逋賦概行豁免故
明建言罷謫諸臣及山林隱逸懷才抱德者所在以聞
民年七十以上給之粟帛吏民人等從前一切罪犯咸
赦除之宏敷大賚式沛新恩惟爾萬方與朕一德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二

臣等敬謹編輯

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書成進

呈

乙覽

皇上恭製序文弁列簡首臣等伏而誦之仰見

御極以来無時不以

祖宗之心為心無事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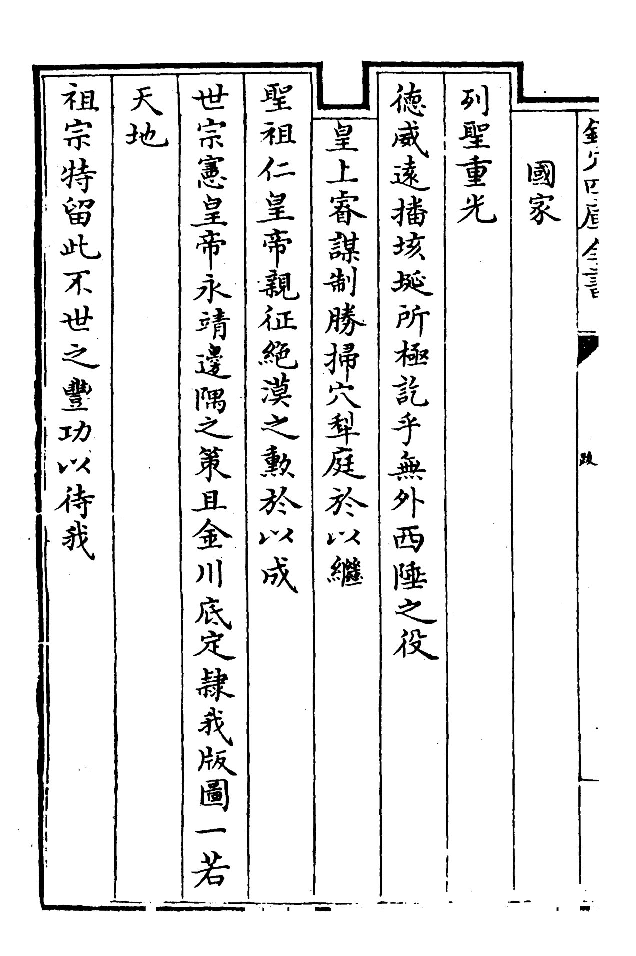
祖宗之政為政凝命勑幾五十一年如一日是書之輯用

以闡揚我
太祖
太宗躬甲冑冒鋒刃創業垂統若斯之難
皇上監於
成憲思
峻命之不易用弼億萬禩丕丕基而首揭夫三代以下治
亂循環統一天下之大勢蓋商周之興也以藩侯
唐宋之興也以重臣漢與明雖崛起草莱而食毛

踐土之義則未有以易也故以得統之正歸諸元代與我大清聖人大中至正之論義例綦嚴矣我太祖高皇帝之龍興也以春秋復讐之義而成詩書救民伐暴之功自尼堪外蘭伏誅諸部長望風慴伏奔走恐後薩爾滸一戰天討申矣

王業成矣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後版輿日拓民庶日蕃松山杏山之
師
武功與薩爾滸相埒然當夫
申諭邊臣
予書明主惓惓於武不可黷民不可殘成敗利鈍之不可
不計如天好生之心
兩聖人先後同揆曁

世祖章皇帝掃除流寇光宅中原而天下本非明之所有
矣於此見造邦啟宇亡諸即卻遷豳而人心
天命之歸遲之久而自應三五之盛蔑以加焉且夫得統
之正自元而外莫與我
朝為比而我
朝繼繼承承之治尤豈元代所可並隆哉史稱元太
祖有深沉之略太宗有寬宏之量世祖統壹六合
立綱陳紀貽謀深遠然傳至成宗寖以陵替矣我



國家
列聖重光
德威遠播垓埏所極訖乎無外西陲之役
皇上睿謀制勝掃穴犁庭於以繼
聖祖仁皇帝親征絕漠之勳於以成
世宗憲皇帝永靖邊隅之策且金川底定隸我版圖一若
天地
祖宗特留此不世之豐功以待我

皇上之仔肩嗣受蒐績奏成而迥非班書之録西域唐籍之紀北庭徒事曼詞揚詡已也然則我

太祖

太宗以俄朶里城十三甲之遺東至海西至遼北自科爾沁之嫩江南及朝鮮國境凡使犬使鹿之邦黒貂黒狐之地莫不稱臣納貢因以奄有中原我

皇上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踰雪嶺越沙磧取荒裔若庭户縛醜虜如圈牢北斗以北西濛以西籍租税者

二萬里太學之碑格登之銘西師之詩開惑之論
聖謨洋洋與
大烈耿光並垂久遠要皆順
天而動未嘗少侈戎威而一本於慎守
神緄紹闡衣德之至意猗歟偉哉册府傳信之鉅觀於
是焉在書稱思艱圖易懼其艱之弗勝而艱者亦
易矣詩陳舊邦新命纘其舊以弗改而新者日新
矣臣等恭繹

皇上大中至正之論以仰窺
太祖
太宗累仁積德之原思欲繪天賦海末由形似萬一竊附
於太雅之美依京三頌之歌清廟斯則歡忻舞蹈
之忱所不能自已者爾臣阿桂臣梁國治臣和珅
拜手稽首恭跋

